

抱朴子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晉葛洪稚川撰

辯問卷第十二

十三同卷

守五

或問曰若僊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
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僊僊人不必
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
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隨之俗匡將危之
主扶亡微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
諸國突無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執掌罔極窮年無已亦
焉能閉聰掩明內視

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水淘金登山採藥數息
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僊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
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
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
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
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
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
黃帝先治世而後登僊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
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
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僊者其審然可知也

世人以人所尤長眾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棋之無比者則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棋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于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衛馬忠于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推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狄機械之聖也跗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

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
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
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
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
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

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
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
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
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
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僊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乎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謂爲治世之聖乎聖旣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

按僊經以爲諸得僊者皆其受命偶值神僊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

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
僊又有神僊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
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
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
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
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
之說是也苟不受神僊之命則必無好僊之心未有
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
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僊有平平許人學而
得僊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僊乙則多所不通

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

夫道家寶祕僊術弟子之中尤尙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旣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誦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常自銜於俗士言我有僊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僊道也

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達者耳小小之技猶

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登幢摘盤緣
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
躡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
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背向隔牆
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
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
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
況遠於此者乎

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冰之則寒撻之
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

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
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
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
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兼知僊道長生不
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

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眾儒士卒覽吾此書者
必謂吾非毀乎聖人吾豈然哉但窮盡物理耳理盡
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
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乎服畏其名不敢復
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

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迹
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
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泰山婦人
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
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辯其
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
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語之乃泣然流涕又疑顏淵
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虛僞廢焚又不
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
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恹恹遑遑席不暇

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道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郟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僊法何足怪哉

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宥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鼈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脈仲甫假形於晨鳧張

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

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空以浮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翩翩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投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僊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官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祕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僊之術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

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
三篇皆僊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
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
欺仲尼曰吳王間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
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
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
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
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
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
無其效也

人所好惡各各不同喻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
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旣皆
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
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人以
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蔑三九
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
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
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
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
勝記也

人情莫不愛紅顏豔姿輕體柔身而黃帝悅篤醜之
媼母陳侯憐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
金蘭麝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
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人口無不悅
甘而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太牢之滋味人耳無
不喜樂而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
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僊道日
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其可以聖人所不爲便
云天下無僊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或問曰古之僊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
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
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埽契闊勞藝始見之
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
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
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
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
效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
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
夫彀弓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太川者保全於旣濟井